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三

□ 13
3426
3



門 13
號 3426
卷 3

韓子解詁卷之五

旧刊有亡徵第十五。三守第十六。備内第十七。南面第十八。飾邪第十九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毘儀甫述

亡徵 旧刊有第
十五字

原注凡四十七亡徵而未以數語結束之亦古今奇觀也補陳深曰前排後摠体法甚奇

允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

謀慮簡猶棄也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原注門下

之人也山璠曰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子辯室嫡子也尤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注卿之適子也女

商賈外積讀商賈與鄰國通貨其積小民内困者可亡也旧刊内困

仗右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尾宣陽曰器罷露百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亡徵

一

昭和十六年九月五日寄
野村堅久贈

姓秦策，罷路，高注，路猶贏也，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煎靡

貨財者可亡也讀靡靡通增外儲上罷苦百姓煎靡之財秦策靡

其財注集韻靡靡同壞也楚辭精瓊靡以為糧注靡屑也墨

子輟民之事靡民之財荀子靡弊注靡盡也或曰靡讀為糜

好祭祀者可亡也王制假於鬼神時日筮以疑衆殺呂

以衆言參驗舊刊作聽以聽不待參驗增聽以聽聽

為門戶者可亡也增言出入皆由一人之言也鳳卿按官職

可以重求重人重爵，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

而寡斷讀茹亦柔也大雅柔則，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

亡也饜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

法旧刊脫刑字讀周詳密也增周合，好辨說而不求其用濫

於文麗文章麗詞，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

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言人主若聞甲

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接而簡近隣也，怙彊大之救而

侮所迫之國者隣國，可亡也，羈旅僑士，謂外國說客杜預曰羈

僑重帑在外重輜重，上問謀計，王政注間猶與也，下與民

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餒云能好也新序吾兩

不相能也，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

求封外之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問聞通名聞

以一時名聞用檢百官羈旅起貴起超以陵故常者臣可亡也輕其適
 正庶子稱衡相與適子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言死也可亡也大
 心而無悔大心猶放膽也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
 資而易其隣敵者易輕也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以而不畏
 疆無禮而侮大隣貪懷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
 疆敵以為后妻增后妻妻也內儲下則太子危而是而如則
 羣臣易慮者易變也可亡也怯懦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言雖
 不知有可斷謂字與以通行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可斷而
 受其禍君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出君猶龍傳出公輒也讀謂君
 帝後醍醐帝在吉野尊比立光嚴帝質太子未及而君易

子太子為質於外國如是則國虜虜或國虜者可亡也挫辱
 大臣狎其身親也刑戮小民而逆其使使懷怒思耻懷怒
 而專習則賊生專當作尋亦重也言藏怒懸罪却近其人
 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讀謂大父兄眾疆內黨外援以爭
 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愛玩弄外內悲惋
 而口不能言也六書故惋駭悵也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
 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
 驕法驕矯通也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
 也地無固固險固城郭惡鹿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
 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位即世是言死也

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如漢末是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

山潘曰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彊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

具者如此則可亡也攀徧而心急擊編急狹也輕疾而易

動發心惰忿惰躁急與狷通史記而不訾前後者訾量也言

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簡猶也言

貴人相妬舊刊貴人大臣隆盛外籍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

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

仇仇匹敵也官吏弱而人民傑傑桀通舊刊作桀桀黠如此則國

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辜而弗誅懸辜不使羣臣

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言使羣臣疑懼可亡也出軍

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如唐藩鎮

是可亡也后妻滯亂魯桓公夫人姜氏之類主母畜穢如宣太后幸嫪毐也外內

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

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典謁納言之官戰國時謁者職重增外嬖行請

疑謁者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彊

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姦臣壅塞人主之制斷增可亡也私

門之官用馬府之世榮原旧注軍馬之府立功者讀謂將帥世官也旧刊榮作紕是下文可証

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

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

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

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
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行女謂刑餘用事者者官
也奉請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
高類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親新古通不肖用事而
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
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修大音而人主勿禁
勿旧作則臣心無窮言不知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
弗是與民同門讀同里暴傲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
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
其治亂其彊弱相躋者也讀躋奇也謂木之折也必通蠹牆

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
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
不難矣言能服行法術

三守

旧刊有第
十六字

原注守固密毋漏言守獨威獨福不聽他人毀
譽守自親政毋移大臣補張榜曰情態畢肖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
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增舉譽誤
不聽而譽臣獨任譽人及當人主不心藏而漏之南面忠臣迺習能人
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
聞人主增言陳言者必先順適幸臣之意然後乃聞然則端

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且疏愛人不獨利也言必因左右之言而

黜陟讀言人主雖愛而不能獨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利其所愛之人也下不獨害同

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

勞憚使羣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增趙作籍古字通言圖籍也今按藉資也殺生

予奪之要類皆是使殺生之機棄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

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

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

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

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

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為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

即中庸而朝臣以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通作而不效公

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讀謂矯言外難以鳴制國內也險言禍

福得失之形讀險言也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

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成功舊刊作則臣獨專之諸用事

之人一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讀首發其罪惡者也必不信矣

舊刊信作此謂事劫至於守司罔罔也禁制刑罰人臣擅

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

劫止塞則王矣舊刊止塞作者止

備內舊刊有第十七字

原注備內者父子夫妻骨肉相近之間辭亦懇切但人事之變聖賢所不道鳳卿曰悖理之說獲之憤惋之餘

譬之針心警眠患輕害重骨肉嬖疑則終至相殘棉菴
之降海輒有之數倫之基作偏于此差獲罪鄒魯莫大
於此簡在讀者黃
東發亦嘗為言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
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
也無須使之休而人主怠傲處虛作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
弑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
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其
舊刊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讀傳訓附非殺申生而立
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
矣陳深曰從此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舊刊
向合蓄全意

字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大妻者非

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疎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增

侯世家母愛者然則其為之反也讀謂就語之其母惡者其

子釋捨也惡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解懈婦人年三十

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其

子疑不為主舊刊作而子疑不為後杜欽傳男子五十好色

衰之年則正后自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

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

先君而擅萬乘不疑秦宣太后寵嫪毐則此酖毒扼昧

謂暗中之所以用也故挑尤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讀挑尤

詳曰作挑疾不能處半言橫死過半王維禎曰此雖人主弗
死以疾死也悖理之言然歷代人主皆然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
句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
也利所加也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也人成棺則欲人
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
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
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
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已死者言太子黨利我
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謂內外
愛憎之相反增揚升庵外集范無守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
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故曰日月

嗚於外其賊在內謂避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謂明主
其所憎而備其所愛謂明主而後舉謂明主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謂明主
外謂明主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謂明主以責陳言之實謂明主
此亦作三偶合也謂明主按偶謂竝舉也難三術者謂明主以責陳言之實謂明主
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伺羣臣者也謂明主而後舉謂明主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謂明主
而後舉謂明主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謂明主
衆衆端以參觀謂明主士無幸賞賞無踰行謂明主行當倫謂明主
且也謂明主行場也飾邪云謂明主殺必當罪有罪不赦謂明主罪則茲邪謂明主
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謂明主
除重謂明主者威重矣謂明主使篇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謂明主
不得者萬數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謂明主之人富起勢謂明主

評林迂
評並而
下詭
已字屬

以藉原旧注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以則民安民

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

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鬲即的切說文鬲屬爾雅鬲款足謂之鬲釋名

鬲塞也管鬲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玉篇鬲足曲旧刊作鬲詩傳鬻金屬釋文音尋方言鬻關東或謂之鬻俗鬻為鬻

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

原注以喻正不勝邪也今夫治之禁姦未旧刊未作明於此然守法之

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讀言獨明於人主之心而不行於下也

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秋字下犯法也

楷本作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據旧刊

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

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為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

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王名而無實臣

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

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孫鑛曰獲氏父子每言屬法禁自貴迹始蓋得之此也

南面旧刊有第

原注前篇患在信人此篇患在不信人孫鑛曰通篇皆說御臣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言二柄不可假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

之以他臣為之監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

任者為監者今所與備人者謂所不任者尾宜且曩之所備

也謂所任者言其所不任者今反制於主猶曩之所任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

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道由也旧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

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

惑亂矣非誹古字通增荀子輕非譽而恬失民焦氏筆乘云

通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任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

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原旧注偽為忠信然後不禁三者悞

主壞法之資也破壞人主使人臣雖有知能不得背法而專制

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

之謂明法人主有誘於事者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

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王索資求助也增資主誘而

不察因而多之讀誘見誘也屬卿按正字通稱美曰多史張

故赦足下哀益傳諸公聞之皆多後漢書馮異則是臣反以

事制上也如是者謂之誘誘於事者困於患其進言以其退

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旧刊無夫字有功

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悞主主道者使管下二字人臣前

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皇侃論語疏事雖有功必伏其

罪謂之任下應篇首在臣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

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如事者也原注此言茲臣之用人主藏

是言藏中心也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

言二君威勢者讀二勢者指上人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

任如是者謂之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

知舊刊必刊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猶首尾也。辨無參驗。

者。舊刊參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如唐關此不

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虛使不言

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資。資級。言人臣雖不言。君必問其所取舍。則足以品其人。則人

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

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

害反。如此者。舊刊如任理去欲。原脫此四字。今如舊刊補。舉事有道。計其

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多。得利。多故。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見論

制王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

害大矣。後世開金銀壙。權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

令人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

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暗於治術者。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

變。聖人不聽。不聽。猶言不聞也。正治而已。孟子注。正猶期也。或曰。正

必不變。變有害。治則必不變也。故趙武靈王曰。然則古之無

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雖古俗可變。則變雖常。亦

尹母變殷。言因夏太公母變周。言因殷則湯武不王矣。管仲

母變齊。舊刊變齊。之變作易。郭偃母變晉。舊刊作更。晉郭偃。偃也。晉

墨子作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易。難

畏。阻。意。晉語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之心者。恣茲之行。

也。言戡定國家。必變前代之弊。制民愚而不知亂。愚民不知

懲。恣。茲。民。必。嚴。日。漆。之。汚。俗。

上憚而不能更不更張也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

之讀明嚴二字故雖拂於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而

鐵艾重盾而豫戒也讀言其說見於商君之行故曰說在也

亦如此也商君傳趙良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

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物不

具君固不出謂此也增墨子多用說在字今按并子章云此

一段內外諸說脫簡恐近是內外商君書古有此篇名說在

以下至篇尾不與上文連續為錯簡無疑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官恐官

中衛士也增九傳秦伯送衛於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齊

費而失大利也故齊虎受阿諛而輒小變而失長便讀輒振

戰車不中不蓋又引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

此文管仲上有之字戰車不中不蓋又引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惰之民苦小

桓公有三千實紀綱之僕豈是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齊

始於五家為軌七命列輕武注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

正字通不載輒字刊評法故鄒賈非載旅狎習於亂而容於治故

鄭人不能歸增鄭人豈高克乎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

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高克進之不

亡師之本也其餘並未考飾邪十九字

原注人主不立法度以御臣不用法度之臣以行法而聽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增鑿龜者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

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批點本車無功而

社稷危增劇辛趙人燕昭王時入于燕世家燕王喜十三年

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鄒衍齊人封禪書鄒衍以陰陽

方士傳其術莫能通然則阿諛怪迂苟趙代趙代本代地

得意於齊今不取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增趙襄王四年龐煖將

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

兆曰大吉始攻大梁增恐有誤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

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增趙將榆兵而南增說文榆

則彰盡矣增趙悼襄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

陽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及狸則正義說亦未可據

觀乎信矣彰恐漳字誤蔣秦曰趙南有河漳地理志濁漳出

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蓋漳水之外盡入于秦也或云

鄴已拔則趙之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

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

不得意而死悼襄九年秦拔閔與鄴九又非秦龜神而趙龜

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

非豐隆豐隆星名春秋緯曰豐隆大陰大陰者蒼龍之舍也

郭璞曰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讀雷師也其以

方位言者未詳增思女賦注雷公也善曰楚辭曰吾令豐隆

其兩注雷也則非始五行讀當與王相連看增水火金木

太乙讀即帝坐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

天一誤王相四書行明云旺者為主相者輔之蔡氏曰如東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十二

精天文志五
星之六等五
行

評大乙

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旺而生丙丁火便是王字相王攝
之次也全到這裏衰所以孤按此言方春不可擊東方也攝
提讀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方各有三星鼎六神向
九數訊九魁與六神王注六宗神非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
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
中六曰五括五當作五橫五橫即天橫齊甘德曰天橫五星在
司祿是五括五車中黃帝曰月犯五橫中軍道不同兵起春
軍道絕東方朔曰月犯五橫中軍道不同兵起春政貴人死
公連曰填星太白守入五橫中軍道不同兵起春政貴人死
池天橫五帝東舍一名橫龍名五橫一名天津按大河齊
橫潢之誤讀五括疑天增括矢末五括豈天孤耶大河齊
德曰天河星在天高西近天街東天河察近鈐尉曲陽主
河江之紀也甘氏曰天河不見經一歲河水多出天下無道
橋君不養百姓臣強君弱河神害其國紫辨曰天河光暉速
旁星肩經天子有德水泉自出宮中大赦黃帝曰天河光暉
不明三公誅女黨期一年公連曰天河赤兵黑水君臣色境
不出三年農弘曰客星犯天河下賤迫君堂增天官書鐵北
北河西南兩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索隱曰宋均曰兩河六星
知逆邪也又按恐天阿天文訓四守天阿又云天阿者羣神

天文錄星
卷之五

之闕也般槍用刊作槍讀大官書歲星其失次舍以下進而
注星名般槍東北三月生天梧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
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增天官書天槍為兵亂之祥非吉星
也按般槍以色言當讀為朱般之般天官書天槍色赤而有
角其國胃色赤黃歲星木星也原注俱非增非字恐數年任
而沉所居野穰歲星吉星東向而勝非行下同數年任
西也又非天缺物本作缺讀缺同有殘缺不祥意增蓋列
思玄賦列缺擘其照夜注列動移多盜既有嚮背則當
缺電也鳳卿按天缺星名動移多盜既有嚮背則當
有逆順故云耶刑星讀太熒惑讀天官書雖有明天奎
屬卿按逆指誤刑星讀太熒惑讀天官書雖有明天奎
奎曰封豕原注俱凶星西向而敗讀台蓋謂三台非凶星
命名固凶台疑增天官書三台色不和為凶戾漢興言星者
其石諸家與天官天文問有不合則戰國時星數年在東也
名候法必有大與後世異者淺學所未考究焉
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
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陳深云至此加事於明法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五 十四

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

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

東是也。亂弱者凶，人之性也。增：凶字句正是拏擊詰命者，人之性或當作今之執并子章

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增：身臣謂身與臣也，舊刊作官

及國，齊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

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

荆恃吳而不聽齊。增：史宋景公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越伐

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魏荆攻宋而魏滅。增：龍傳定

許因楚敗也，哀元年許男從楚子，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

圍蔡，許復見者蓋楚封之。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

吳師道曰：安王十一年，魏而韓滅鄭。鮑彪曰：鄭君乙北一年

韓道敗楚師于大梁，榆關而韓滅鄭。韓哀侯滅之，蒲坂圓按

而鄭亡，鄭昔者曹恃齊而輕魏，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亡，魏策昔者曹恃齊而輕魏，魏而輕韓，魏攻秦

而韓氏亡，鄭原恃秦，魏以輕晉，秦程年穀大凶而晉人二原

與史傳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

而小國愈亡。增：言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

魏而加兵許鄆。增：魏世家索隱：魏齊攻任扈而削魏，增：按任

帝後扈地，理不足以存鄭。增：鄭韓也，下云韓互文，韓世家索

志在扶風，不足存鄭。增：魏武侯北年韓滅鄭，明

年晉桓公邑韓，哀侯十鄭，因故號曰鄭，故國策謂韓惠王曰

攻韓而齊楚伐，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

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
敬信民雖寡疆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
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疆人王又以過
予人臣又以徒取增言無功而取也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
者旧刊無以字古作君物本古上仕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
之功願本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
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旧刊臣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
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讀也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
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
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

荆恭王與普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子
反渴而求飲其友一過篇無其友二字為是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原注此小
也忠子反曰去之十過篇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折酒子反受
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於口醉而卧恭王欲
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
入幄中聞酒臭而還聞嗅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
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也也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
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為大戮與十過篇大同小異故曰豎
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原旧注惡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
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

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
 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原注言明法度也立辟從
 憲法也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疆臣天下威行
 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
 時言多兵士人衆兵彊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
 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官斷者論從其下之反東縣齊國樂毅敗齊
 南盡中山之地史表燕昭十七年及奉法已亡增奉法指君而言鳳卿按
 而地別國制於隣敵矣故曰故作非明法者疆慢法者弱疆弱
 如是其明矣而出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原

飢謂歲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
 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
 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
 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夏本紀注鴻大也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
 朝諸侯舊刊有之君二字會稽之上防風之君韋昭曰防風汪苕火之君名也汪苕長翟
 者之國名後至而禹斬之命後至故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
 者原注先令後令皆非法則古者必貴如令矣原注如令者法也鳳卿按如順也故
 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
 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
 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知能明通

有以言善法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單單列之單不與法偶也不可

傳於人而道法萬全道由也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

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飭於道之故讀故事也謂法術孟子注述也飭周

禮注勒也月令注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慧雁之義不與節同

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飭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法

禁而聽請謁羣臣實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

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以上位人為黨民好

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則利有有功者愈少姦

臣愈進而材臣材才古通用趙策張孟談曰夫董安於簡子之才臣也退則主惑而不

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原注道從也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

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

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佞之所以侵

也一作浸鳳卿按假字誤故人臣當作人主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

有資姦人有以資藉稱比干子胥之忠而見殺則疾此脫爭字彊

諫有辭強諫者必以子胥為口實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

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禁止也見國是也今人臣多立其私智

以法為非者以邪為智原注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功法立過法立

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禁主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

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

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故齊太公封人臣之私齊誅華士是

明注以此也
之則知此也
功法之也

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旧刊作有大臣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汚行從欲從縱，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趙用賢曰：謂君臣以計合，是上下交相御以術也。此其為非說乎。屬卿曰：非子暗一箇誠字。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為功名，抑揚太過，大害於各教矣。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言盡死力也民盡死則兵彊，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

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金澤 林寬季容書

廣瀨胤
金谷
村上
尾宣陽
山内鈍

全錄

韓子解詁卷之五終

韓子解詁卷之六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解老 旧刊有第
二十字

原注申韓之學出於老氏故作解老鳳卿曰老子亦是
有者也故立言率以洗繁文之流弊為有國之皇極故
多矯世之言漢興撥暴秦之擾亂君臣宗之一寧海內
非子先知之用其道以飾其術其義圓活不泥章句發
揮道德之用不墜道釋之窟窠信有為之人哉愚者以
為其解郵書燕說若夫陳深曰解無意義且不得老氏
之心但取其文之反覆有倏忽往來不可羈制
之趣亦碩鼠飲海之話也文人不知讀書信哉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
神淫於外謂放

心也讀此蓋以德取義於得故且分德得於內外而言德而
不見其得也增長門賦注引作神不淫放廣雅曰淫游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解老

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增禮樂記德者得也。無欲

酒義德也者。凡德者以無為集。謂不以無欲成。集為之心則

德行也。以不思安以不用固。言以不用。意得也。為之欲之則德無舍也。

言神也。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

生於德。言施德求報也。舊刊孫月峯本並。德則無德。不德則

在有德。言唯在德。君子不德也。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

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張景陽雜詩注引作無虛。謂其意無所制也。制擊系

泥說。夫無術者。世之不知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故特也。夫故以

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怠。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

意所無制也。舊刊所無作無。所上云。今制於為虛。言有意于無所此云所無可味。

無是不虛也。張賓王曰此語見道。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

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

無為而無不為也。管子曰化育萬物之謂德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

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生心性也。言非假于外焉者。讀生心

惕惻隱之心即是。非求其報也。言與物相忘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林希逸云以者有心也。言無心而為之也

義者君臣上下之禮。舊刊孫本並作。父子貴賤之差也。差別

知交朋友之接也。接待也。讀知。親疎內外之分也。分也。臣事

君宜下懷上。增諸本有宜字。長。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

助也宜。孫本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

嚴君平云理名正實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宏甫云不惟為

之而且上義

禮者所以貌情也。貌謂形顯中情乎外面也。舊刊孫本並作

中誠用語言山仲質云此及下以字宜作為下文禮物貌威儀情

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

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

也。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飭之所以諭內也。舊刊勸

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

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言有時而變也君子之為禮

折也以為其身。舊刊孫本並疊故神之為上禮。神中心也。增

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舊刊孫本並疊故曰上禮為

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舊刊孫本並疊聖人之復恭敬。讀

反復也。增朱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原注仍

而就此之驅而納之于禮也。老子仍作仍。林希逸云仍引也。民

億云春秋之世會盟甫定繼之以侵伐。弓矢加遺。因之以宴

享攘臂之禍。蓋老子之所目擊者。故言之真切如此。鳳卿按

非子又遇七國爭亂之末也。憤有篡賊之臣藉口於道德肆

終至攪流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行道也。久功有實

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人之事也。舊

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讀上四失字同老子

下四失字異老子增字子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

非節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

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

以五采隋侯之珠見大蛇鱗在地隋侯令醫以續鱗蛇得

俞去後衛大珠報蓋明月之珠不飾以銀黃漢書武帝以璽

因号隋侯天珠世以為寶也不飾以銀黃漢書武帝以璽

書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誇鄉里注銀謂銀印也黃謂金

印也廣絕交論早紉銀黃景福殿賦點以銀黃燦以琅玕注

黃謂黃金又楊慎山海經補注臯塗之山其陰多銀黃銀黃

漢代用以為佩唐太宗賜房玄齡銀黃帶宋人小說云其物

貴於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白玉不彫何也質有餘不受

飾故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

親具禮而不明禮而微也故曰禮薄也

德清曰此言世降道衰失凡物不竝盛陰陽是也理

真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凡物不竝盛陰陽是也理

相棄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

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之竅為務也出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

莊子應帝王篇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

集解云倡則必其應施則責其報一有不答則起而今為禮

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老子作也朱元晦曰

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華乘先物行先理動之謂

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增無緣不緣理也忘意本

日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先物行先理動之謂

妄讀當去而字看意臆同度

禮也言也
也樸心實
也樸心實

資實

先物

待浴勿用人篇去何以論之。詹何坐。說符注蓋隱者也湯問規矩而妄意度也

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額也詹何曰：

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嬰亂也莊子老聃曰汝識之術櫻亂人心則人紛然用其智所以危殆也華焉猶紛然也

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

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

角也。裹包也故以詹子之孫本無之字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愚

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是下脫所字老子首作始故曰：前識者，道之

華也。華非實也而愚之首也。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行

情實而去禮貌也。禮貌外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

不徑絕也。言可得而行也讀謂無路也徑云者就無路處而求路徑也增昔子兵法徑於絕地朱長春曰梁山

歷水越八千之君子也何絕不徑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何國不改井子章曰不徑恐而經

絕而取緣，理好情實也。增按貌上疑脫禮字行故曰去彼取此

篇首至此老子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

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

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與作而看全壽富貴

旧刊無貴字非也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按下文本下當有生故曰：禍兮福

之所倚，以成其功也。按下文以以下五字注誤退正文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捕則大能成天

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忘舉動

者舊刊忘作矣古通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舊刊猗

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忘舊刊

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濶遠若是也廣濶速

今按言去道故論人或云曰孰知其極老子有其無正邪正

二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由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

欲富貴全壽而令貧賤死夭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

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

孫本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

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今衆以下二十二字

故曰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鳳脚按孟子苟求其故注

天下之故者也故事也固刊作其日故諸本同此

所謂方者外內相應也言行相稱也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

也讀必固守也輕恬資財也讀恬不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

不偏黨也旧刊心上有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今

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非謗窮墮讀方雖死節輕財不

以侮罷羞貪讀罷貪廉之反增墨子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

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頃而廢又曰無國而不有賢士無

國而不有罷士注罷弱不任事者齊謂罷士無伍注罷病也

無行雖義旧刊端不黨不以去邪罪私讀邪私雖勢尊衣美

不以夸賤欺貧山璠曰漢高祖功臣頌形可以暴志其故何

也使失路者而肯聽習也問知讀言聽於慣習之人而問於

見即不成迷也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

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能言慣衆人不肯問知聽能而

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則怨讀適衆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

勝衆數也也今舉動而與天下之為讎非全身長生之道也

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讀言以德行之名軌順節度而故

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劓增荀子注廉稜也說文劓到傷也但

割也有廉隅而不割傷也呂氏春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耀耀

秋廉而劓注廉利也到缺傷也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耀耀

聰明睿智天也性天動靜思慮人也為人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

寄於天聰以聰託於天智以思慮天謂自然無為是也增揚

韓非引之虞書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聽故視強則目

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

黑白之分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

失之地讀境也川番云言所在也曰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

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

不能避晝日之險言白晝陷溝瀆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呂子重已亦有此論

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讀即老子書治人者適動

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上文云動靜思慮人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

之力不盡智識之任上文云聰明膺智天心也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

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齋之原注齋者有餘不盡用之意舊說齋養也朱子曰齋只是

各齋之齋他說話只要用些子舉齋之者愛其精神齋其智識也故曰治人

事天莫如齋讀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

靜則少費少費之謂齋齋之為術也舊川為生於道理夫能

齋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

退而不服從道理增物本退而作退齋聖人雖未見患禍之形舊刊下

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齋服原注齋復故自老子今按齋服

服齋早通讀齋字以離未見字解朱子曰早服者早覺未損而齋之也故曰夫謂齋是以齋服

諸本作夫唯齋是謂齋服今按謂唯以並通韻知治人者知以下

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

則和氣日入謂不以先入為主能容衆美故曰重積德老子作謂之重積德

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齋是又加積之也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全者與

新對素所積德齋服者也故曰齋服是謂重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

靜而後起多。起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也。則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亾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會計筭也。下文云人有欲則計會亂是讀

會極處。百會之會。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世本無事極。不見其事極者為能保其身。有其國。一本無故

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舊刊國下有母字。諸本無老子同此。

所謂有國之母。舊刊接上文高誘曰母者本也。母者道也。坤

曰。閏曰。便說道字。出來數段文。雖不同。道理却道也者。生於

所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

周旋者。物作也。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

久。樹木有曼根。讀曼長也。言橫有直根。根者。增根上當書之

所謂柢也。書老子書柢或作抵。讀蓋根曼而柢。直也。正字通引此。直曰曼。橫曰柢。誤。柢也者。木之

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

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

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

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老子作是謂長生久視之道

也老子無也字高誘曰視活也長生久視字荀子榮辱篇家語贊君篇呂子重已說苑修文皆有聰明至此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作徙謂徒役

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

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

羣書治要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旧刊孫本凡以

作其民利害易則民勢變勢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

而數搖之則以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旧刊徙則多敗傷烹

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讀賊害也澤味之和也猶色治大

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治要

作而故曰治大國者老子無若烹小鮮原注治國者憂之則

味變治大如烹小人處疾則貴醫旧刊人以下接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

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以禍害夫內無

瘞疽癰痔之害增瘞謂癰也山璠曰龙而外無刑罰法誅之

禍者其輕恬鬼也甚故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

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旧刊

字老子神下人鬼祟也疾入之謂鬼傷人旧刊祟上人逐除

下並無也字

新刊釋非子解詰 卷之六 十

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
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
曰聖人亦不傷民老子聖上有上字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
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
事利其產業增不事利言不以利之為事欲利之則及病之
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畜
積盛民蕃息而畜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
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
神不亂舊刊則作而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畜積而鬼不亂其
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老子兩有夫

字則作故工人至歸焉六上章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有道之君
舊刊有以外無怨讐於隣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
讐於隣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鵜士寧曰內有德澤於
民者孫本民作人其治人事也務本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
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
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
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原書通淫倒今從物所積
力唯田疇說文疇耕治之田也蔡邕曰穀田曰田麻田曰疇積力於田疇舊刊於必
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老子無也字高誘曰
糞田也行至德之効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於郊無事
止走馬以糞田也朱元晦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六 十一

句謂以支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糞車者方
曉此語分注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

人君者舊刊孫本無道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

暴虐則民產絕言民無恒產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

讀畜生字始見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

殆戎馬乏則將馬出讀蓋謂將軍之馬山番曰當作走馬如

馬言民間馬不能給軍用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

用蒲阪園曰之恐者誤言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

於將馬近臣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老子無矣字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

勝則事經絕讀經常也言事之常紀今按事物之經理事經絕則禍難生由是觀

之禍難生於邪心邪心誘於可欲謂五色聲樂衣食之類可欲之類進

則教良民為姦釋大典曰教猶言使也山番曰半聲魯語不

退則令善人有禍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然

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

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老子禍作罪是以聖人不引五

色山番曰引猶誘也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

謂異於飛禽也謂異於不衣則不犯寒增物本注唯人無羽上不屬天而下

不著地上不屬天謂非星辰之類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

能活讀言既不屬天地則不得不自為存活之計也增列子

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自捍禦趨走不

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十一

身要按引下

齊俗則於
如性之於

也。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

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讀飢也。增呂氏春秋其為飲食

墨子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

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得當作利。下文可証。從老子作得亦通。晉靡有免。

誼傳。傳說晉靡。徐注。齊刑。索隱。晉灼曰。晉相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顏師古曰。言刑徒之人。以鐵鑣相連。係也。案

內儲上。衛晉靡為魏襄王。后治病。似當以徐義為長。死罪時活。言可幸而免也。今不知足者之

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故欲利甚於憂。憂則疾

生。於猶言斯也。讀憂憂憂其憂也。增下憂上。疑合。疾生而智

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不由法度也。妄舉動則

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痛。禍薄外則

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舊刊憂苦痛則傷人也。憊主術訓兵莫

憊於欲利。老子憊作大利。作得而次云。故知足之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否之反。萬理之所稽也。老子知此兩者

也。故曰道理之者也。增或云曰恐因。誤或為行。文。物有理。不可

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

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

無常操。舊刊憂無常操三字。孫本批本並同此。是以生死氣稟焉。

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十三

禮儀行篇
古人與稽
誰合也

御其變氣

之以成其威讀手之所向必敗故曰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恐帝見

史天官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行也四時得之以

御其變氣孫本御作仰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讀言朝也亦松得之以與

天地統讀言與天地相終始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制度道與堯舜俱

智更擊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

手微則看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照照以

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

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

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道譬諸舊刊則作若水溺者

多飲之即死即或渴者適飲之則生即適節也譬之若劍戟

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

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解正文今老子不載蒲阪圓曰

說道理不必引老子而所謂昔之得者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

以為天下貞者道也韓子亦云道無雙故曰一與此節互

相發矣山璠曰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大極之先而不

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伏犧得之以襲氣田維斗

而得之終古不忒曰月得之終古不息堪杯得之以襲氣田維斗

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顯頤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海西王母得之坐乎

以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

說得之以相武下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又

日周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能念作聖宇惠曰天得之以高

押韻下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

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讚當作處，其見形增。汎論訓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老子物作象，道應訓同此。增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故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凡理者，方圓長短。並作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靡細定而後物可得道也。物字無故理有存亡。舊刊理上有定字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增凌注。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常道也。死不衰者謂常。十五字作氣讚。而常者無攸易。變無定理無定理，非在於常。舊刊有所字增。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

其玄虛用其周行，彊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道。孫本舊刊有之字。

可道非常道也。老子無也字。原注：老氏以常為至，故曰常有常無。老子有物混生，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綱

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

三者。原注：十有三言多也。十有二者。蒲阪圓曰：疑行四肢九竅合十之三也。呂子本生達鬱可並考。

動靜盡屬於生焉，屬於之謂徒也。原注：徒類也。故曰生之徒。舊刊有也字。老

子同。十有三者。老子無者字。增恐當作是。至其死也，十有二具者。吳猶枯骨一具。

皆還而屬於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當作十故曰生之徒

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二。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讀上生，生出也。下生

也生活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

也死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地也地并子章曰上

之字死故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也蒲阪圓

也日地之之疑當作亦老子人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也

也山璠曰處恐虛并子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山海經兕出湘

章曰此下疑有缺文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

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

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

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批本標曰借事上不

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山璠曰恐飾字

誤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

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

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讚源避其域塞其原則免諸害矣增

趙注至德之人不為種種所害以其無死地也

凡兵革者旧刊接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

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

人之遊世也遊世涉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

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增當不恃備以

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旧刊孫本被作遠諸害故曰兕無

所投其角投字書致也按投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六 十六

舊刊作刀。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

孫本作及。英曰：相合無間曰體。故曰無死地焉。或曰：曰下動無死地而

謂之善攝生矣。人始於生至此五十五章亦十有三下云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又容其刃

下云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

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禍。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

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

之也不疑。讀言其從事也。明白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

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

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

論語仁

者必有勇。蒲坂圓曰：此上老子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周公曰：當別冬

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

常費。增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天地尚不能久現而況於人乎。故萬

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日刊弛作弛山璠曰弛同雜記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

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

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增舉示也湯正路曰之字向

恐脫故字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

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

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
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權議之
士知之矣讀言王公發号令必與大臣共議亦不為天下先
意權權衡之權知主之也增權議權謀也係辭傳
大始故欲成方圓而隨於規矩舊刊於則萬事之功形矣而
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
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
無不功而議必蓋也議論高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
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老
子
作故能
成器長
慈於子者原注慈者不忍之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

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
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老子作夫慈以守
則固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
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增老子天將救之以慈
救以其有生物之心也故曰生心聖人觀天地之心以生養
為常故窮陰散而初陽來名之曰復可見天下之道悉往於
生也故曰之生讀天生言自天生存之也生心若以慈衛之
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
寶之老子作保之增保寶通史記九章書之所謂大道也者原
謂不矜不伐濡弱謙下也增老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蒲阪
子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蒲阪
外貌施文飾也老子唯施是畏
老子注夸張曰施畜之反也

言就大道求路徑也徑者大道佳麗也蒲阪圓曰言好徑趨

之反老子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判必務佳麗也戰國

策宮他曰佳麗好玩漢嚴安疏佳麗珍怪順于耳目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

原注除糞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田荒則府倉虛外雖街飾而內實空虛也

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

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獄訟繁倉庫虛舊刊庫而有音

如以滛侈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故曰帶利劍諸

夫飾智故原道訓不設智故注巧詐也以至於傷國者其私家必富私家

必富故曰資貨有餘老子作貨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

術而效之讀言以智術效之也原予禮曰術如禮記蛾子時

字如術而效之術之術增漢隸字源術述通用言祖述效之也山

璠曰術當作休或古字通用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

姦作則小盜隨人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

竽先則鐘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今人姦作則俗之民唱

讀有獨立之民故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原予禮曰故服

文采傳奕注老子云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舊刊資

資是之謂盜竽矣盜竽猶言盜兆也老子采作絲竽作奪無

去老不遠當得其真故互從之雖使老子復生不能易此字

也柳子厚押韻林肅翁劉會孟皆作諱蓋不考之過河上公

注亦作諱豈有如此低神仙手書之所謂至竽矣五十三童

人無愚智原連上文莫不有趨舍增即取舍原道訓趨舍

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押常人得於好惡怵於滛

字看得於好惡怵於滛

通雅曰古作
好於等故有
盜等盜等之
喻言陸希志
孫子由已志
南李息齋
妻盜考之說
什庵載文子
亦有盜等之
語八八四
王吹

物也。誘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

適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

之，而往故曰校。諸本校作拔，為是。蒲坂圓曰：老子善建，至聖

人不然。山璠曰：至當一非。建其適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

能引之，謂不拔。於其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

動之，謂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

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為德。讀言保精。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

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脩之身。

舊刊脩作修，下同。老子修下，有於字，文家鄉邦天下，皆同。其德乃真，真者慎之固也。治

家，讀脫而字，山璠有而字。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老子作

故曰脩之家，其德有餘。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聚。

舊刊故曰脩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

益聚。故曰脩之邦，其德乃豐。蒞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

不受其澤。故曰脩之天下，其德乃尊。脩身者以此，別君子小

人。治鄉治邦蒞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增科，餘也。息，滋

適，其條以觀多也。按適，恐通字。息耗，消息也。猶言損益也。則萬不失一。故曰以身觀身。

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

下之然也。以此。孫本作以，如此。○蕪子由曰：以此言亦以身

人之身，即吾之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之一鄉，而可

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

喻老旧刊有第
二十一字

原注比事連類以明老子之言今按旧刊以此篇置第七卷首未知漢唐旧本編次如何姑從如源本以備攻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遠傳不用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

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蟣虱增注論訓注不
離體也長揚賦

鞮鞞生蟣虱注韓子曰燕雀處帷幄猶巢也處而兵不歸論

訓作不故曰戎馬生於郊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

公增莊子豐狐文豹說苑封狐玄豹九傳晉悼公四年無終
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蓋傳聞異

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則以名

號為罪旧刊無則字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地為罪旧刊無
偃王有仁聲

虞虢是也故曰罪莫大于可欲旧刊于智伯襄范中行而攻

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杜預曰晉地在
平陽楊氏縣西

南增按人間訓智伯死乎高梁之東遂卒被分漆其首以為澠器增檢戰國策
淮南子說死

史記漢書等並作飲器昔灼曰虎子之屬或云

飲酒器索隱曰皆非柝搗所以盛酒非用飲者晉氏以為

襄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澠杯故也

吳師道從索隱正義曰酒器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漢書

董份曰决非盛酒死骨人所譁者何以酒乎蓋深怨而辱之

為澠器耳蒲阪圓曰難三作飲杯呂子義賞斷智伯頭以為

觶按澠器形類酒杯故曰飲器柝搗亦襄器非盛酒者道應

訓高誘注飲器柝搗也索隱正義皆非也鳳卿按淮南

子齊俗訓胡人彈骨越人鬻臂注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

飲以相誑越人刻臂出而中國殺牲飲血相為信董份未深

考耳織田信長以朝倉義景淺井久政長政觸膝為飲酒器

亦身故曰禍莫大于不知足旧刊于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

棘之辟不聽宮之奇故邦以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邦以

生為常霸王其可也其恐期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

自害則字有其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為足矣老子作

足矣

楚莊王舊刊接既勝狩于河雍孫本于作於史記莊王十七

而歸蒲阪圓曰狩字之誤當作晉下文及人間訓作歸而賞

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是邦之法舊刊是

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邦

文為之為或云度之誤增邦下當有法字讀言不以邦法故收其邑也屬卿案淮南子人間訓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女必讓肥磽之地而不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高誘曰寢丘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坵谷後有寢丘名醜滑稽傳曰子異

寶並載此事皆為叔教死後封其子事故儿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

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老子建抱下

脫世世

制在已曰重增不制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

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老子

君子作聖人蒲阪圓曰此句疑當在下輜重也下傳寫錯誤耳不然故曰字說不去也邦者人君之輜

重舊刊有主父生傳其邦讀言未薨之時已遜其位也史記

傳國武靈王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二地超

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

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老子作躁則失

君主父之謂也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讀言君威獨行於其臣故

不可為臣所奪也失則不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增亦見內儲下

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臭不可脫於深淵老子無賞深字

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

之以為德讀言為德於君也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為威讀言為威於

字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之法損益字荀子可道而後之人

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德威皆臣自為損益

交文耳不必泥故曰邦之利器老子邦作國漢人避高帝諱不可以

示人

越王入宦於吳宦仕也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史記越使夫

曰竊聞大王因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越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彼堅執銳以先士卒受矢石吳兵既勝齊

人於艾陵魯哀十一年張之於江濟疆之於黃池吳語吳之起師北征闕為深溝

於齊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故可制於五

湖齊俗訓越王勝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老子翕作歛讀

增固姑通用人間訓固試往將欲弱之必固彊之晉獻公將

欲襲虞遺之以譬馬遺原作道誤讀道之智伯將襲仇由遺

之以廣車增仇由見說林下周禮廣車之卒注橫故曰將欲

取之必固與之老子取作棄說林上周書曰將欲敗

起事於無形舊刊接而要大功於天下讀要邀同言是謂微

明處小弱而重白卑謂損弱勝彊也

增謂損弱當作是有形

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

外儲右上一凡茲者行久而成積

旅必起於以

衆也旧刊

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

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乎於其易也為大乎

於其細也

旧刊無

千丈之隄

旧刊

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

以突隙之烟焚

增呂氏春秋巨坊窟蟻而漂邑殺人以突隙之

又作埃說死見竈直埃傍有積薪集韻竈窻也故曰白圭之

行隄也塞其穴

愈於禹注丹名圭字周人也 丈人之慎火也

塗其隙

增按主人翁也古人取對不必拘也 是以白圭無水

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增或云遠大患

也

扁鵲

姓秦名

見蔡桓侯

川侯作公山番曰史記新序作齊桓侯

蔡無桓公

字誤當作晉七發注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

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

不信後病遺召扁鵲鵲逃桓侯遂死養生論桓侯曰君有疾在

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注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在

腠理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哲曰齊桓在簡

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齊無桓公田疇子有桓侯去簡子

桓侯竟不知何國也蒲阪圓謂晉世家烈侯卒子孝公頃立

腠理

又腠理方書皮膚之孔泄氣液之竅也 不治將恐深

謂玄微之府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戶也

扁鵲按史今人
表祖重至下有
齊桓侯注桓侯
子東哲宋深考

日將忍疑倒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欲治不

病以為功也欲以不病者為功新序同居十日扁鵲復見

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易深讀易移也旧刊易作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原作一日扁鵲復見曰君之

病在腸胃不治將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

十日原本脫三十二字扁鵲望桓公而還新序還桓侯故

使人問之故特扁鵲曰疾在腠理新序作湯熨之所及也新

也齊劑同讀在骨髓司命之所屬司命星名周礼太宗伯

也也讀屬連綴也司命連綴之言其不可解也增礼記注主督

也也讀屬連綴也司命連綴之言其不可解也增礼記注主督

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

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

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何嘗古而已哉是所以

故曰聖人蚤從事焉增蓋古語今昔晉公重耳出亡

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

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旧刊有待不若殺之無令有後

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

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

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

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辭而假之道。晉已取魏，還及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賤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官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讀未及其其未兆易謀也。

昔者前文紂為象箸增象箸索隱持略及周禮六樽有犧尊者著地無足是也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而箕子怖增馬融王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六

十六

勾踐前文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趙本吳作楚

見小曰明

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見小曰明

越語越王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注前驅在馬前也荀子挾轡先馬注導馬也道應訓越王勾
踐親執戈為吳王先馬支注先馬前而支也輟耕錄前漢志
太子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先馬先之也從先見及今
韻書作蕪典又字作洗愚意此故能殺夫差於姑蘓文正見
類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

詈於王門讀文當作武增武王之王也不病詈難四武身受
詈故知字誤而難妄改但詈當作羈字畫殘缺耳

王當作王形之誤也及冢紀年帝辛九年作瓊室之玉門十
一年執王季于塞庫羈文王于玉門趙策布寫曰昔者文王
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王門注項羽紀注成皋北門注玉門
事不經見呂氏春秋武王不忘玉門之辱高注引道應訓文
王婦乃築臺作玉門相女童擊鐘鼓示與紂同武王以此
為辱非也合而考之文王困羸里武王亦從囚故曰王門之
辱楊升庵外集玉門地在成皋戰國策武王有玉門之難比
文王有羸里之厄其後漢高帝滎陽之敗亦獨與滕公逃出
成皋玉門此玉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母地
聖賢之君兩危矣**故曰守柔曰彊越**說文朝歌南七十里地引周書武王與紂
戰于野今石經諸本作牧書以備考

王之黜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害詈舊刊害作病故曰聖
孫本同此

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老子聖人不病以
其病病是以不病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
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細人小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
人

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猶
云

貴寡**而不貴難得之貨**精神訓左傳襄十五年呂
子異寶新序節士並載焉

王壽道應訓注王壽
古好書之人**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周塗周道也
塗歟周有先王典書故也道應
訓塗作徐屬下注周之隱者也

**馮曰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
者無常事**讀言不可
為典要也**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淮南
子事

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
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猶負之**

而行舊刊猶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淮南子儻作舞注

之也蒲阪園曰按喜復古而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讀言不以

而慧者不以藏書匿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讀言復也

學不學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老子無

夫物有常容增山璠曰左傳事有其物物因乘以導之因隨

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老子廣德如不動則順乎道宋人有

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蒲阪園曰按泰侯訓注象三年而成

豐殺莖柯毫芒繁澤南子繁作顏即色澤也亂之楮葉之

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亂紛亂也功工通

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

而載一人之身謂載事也山璠曰家語周不隨道理之數而

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羨當作美善惡對文安江信曰昌子聖人之所貴豐年大禾

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

飯子道曰減獲不能惡也舊刊減作藏增與減皆同墨子

慮感之利而愛滅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又云外執無

能厚吾利者籍藏也司馬遷書藏獲奴婢晉灼曰敗敵所獲

屬為奴隸韋昭曰羗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以善人為妻生

子曰臧荆楊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

罵奴婢之醜稱也又荀子注方言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

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為奴婢者故

臧穀莊子臧與穀穀獲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減

下音之轉耳讀惡荒也

獲有餘愚夫易獲茅坤曰此段原出列子韓故曰恃萬物之

自然老子恃而不敢為也

空原注音孔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增案解老孔竅虛精神訓夫孔

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易視無從識之故曰不

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老子戶上牖上

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實謂身也讀言中有主也增蓋與

趙襄王禮大夫學御於王子期增蓋王良詳俄而與子期逐

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

用之則過也此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舊刊

則欲逮臣逮及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山審曰誘非先

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舊刊無尚何以調於馬舊刊於

此君之所以後也孫鑣曰是精言駁論可

白公勝慮亂龍朝內諸十越王慮伐吳注謀也道應倒杖而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策銳貫軌策云而策倒增案倒杖句願願同列子說符淮南

之故懼之案史記曰公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

父建也在鄭鄭人殺之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此言智

周乎遠則所遺在迤也老子遠下無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讀

不見而明老子明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

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為而成并子章曰趙襄

楚莊王前文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例句法讀言不

右司馬增呂子重言御坐而與王隱曰讀御侍也隱隱語也

古所謂應即今隱語而俗所謂迷也有鳥止南方之阜

三年不翅謂翅也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

名讀言名也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

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釋之不殺

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

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增齊策楚

後志魯之薛六國時曰徐州吳云徐詞余反九氏作舒說六

州乃威王事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為

小善害字衍安江信曰為小事不善善道故有大名不蚤

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聲見劉向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

曰臣患之旧刊臣下有愚字增諸本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

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

之弱也莊躑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
亂非越之下也增言過也而欲伐越舊刊無此智之如月也增
子議兵注引云楚王欲伐越莊子曰思目不能見百步而不可
見睫王之兵敗於齊齊王欲伐越莊子曰思目不能見百步而不可
越此智之如月也莊躑初為盜後為楚將越世家齊使者說
齊明帝表雖自見之明庸非所蔽注引云莊王欲伐越莊子
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智之如目見百
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呂子介立注莊躑楚威王之如目見百
也則去莊王遠矣兵敗秦晉喪地數百里莊王失無此事揚
引此章全與今本同而云漢西南夷傳莊躑者楚莊王之苗
裔也以其眾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又莊王乃止故智之
躑也揚氏義誤分莊躑為二人其失考也

難不在見人在自見牙坤曰此確言是人主之通患知之則
為莊王之自反不知則為夫差之蓋威

以好故曰自見之謂明老子作自見者明子夏舊刊別見曾子曾子
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
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
知勝負故懼今先王之義勝故肥見新序禮書增精神訓
精神內守無所思慮故肥

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彊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山璠曰竹書紀年帝辛四年
年玉使膠鬲求玉于周文王不
予費仲原注紂
後臣來求因予之內儲說下文上資費仲而遊於
紂之傍令之間紂而亂其心

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
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
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補則
字看雖知大迷日刊大作老子同
讀不愛其資言不惡

小人^也是謂要妙^也老子二十七章增呂氏春秋紂使膠鬲來問
也^也期而紂殺膠鬲也聖人之愛賢者如此豈有拒玉版以問之
哉管子亦曰女華者樂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樂
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
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下此湯之陰謀也朱長春曰史
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成湯伊尹道德之
家有激以非聖而名法權數之家有挾以誣聖此戰國策士
之藉口哉案此章亦爾○陳深曰文字有以含蓄為貴者不
言而意已見故不盡為美也○有以反覆為貴者愈重復愈
有味故不厭其往返韓子解老論老二篇無甚意義亦未得老
子肯察但妙在反復耳有一事數言有一言而數出後言復
于前前言復于後翻覺有味也故文字不在簡省亦不嫌于
往復韓退之王介甫皆喜性復善自道然非冗字累句之謂
也^本

韓子解詁卷之六終

金澤 林寬李容書

